

文藝創作

苔

莉

張資平

啓文印書館發行

一

克歐今天回到哈市來了，由日本回到一別半年餘的哈市來了。他是哈市商科大學的學生，今年三月抄把二年級的試驗通過了後，就跟了主任教授下先生到日本去爲學術旅行。他和他的同級生跟着卡教授在日本各地流轉了幾個月，回到哈市來時又是上課的時期了。

他在神戶埠準備動身的前兩天，預先寫了一封信來報告苔莉。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日本的氣候，很適合我們的健康。日本的風景，也很有使人留戀的美點。但我對這些都無心領略與賞玩，我祇望我能早日把我們的學術旅行事項結束，趕快回哈市去和我的苔莉——恐怕太僥越了些，不知道你會惱我麼——相見。」

「我所希望的一天終要到來了。下教授說，我們出來半年多了，台灣島的參觀俟畢業後舉行。我們後天即趁車向下關進發。到了下關大概要停留三兩天，然後再趁船向大連回航。我們不久——大概三個星期後就得會面吧。」

「此次旅行得了相當的收穫。除學校的實習報告外，我還寫了點長篇的東西。一篇是『日本

紀遊」，一篇是「飄零」，這兩篇就是我送給我的苔莉的紀念品——此次東行的紀念品。

「我們的交情是很純潔的，我們純是藝術的結合。你也會說過，我們只要問良心問得過去，他們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問的。不過我想，這封信你還是不給表兄看見的好，因為他對我們的藝術的研究太無理解了，恐怕由這封信又要惹起是非來。我倒沒有什麼，可是累你太受苦了。」

「你寄大夏溫先生轉來的信，我收到了。你說下期再不能分擔社務的一部分了，這是我很失望的。但爲你的家庭幸福計，我們也不好勉強再叫你擔任。不過你有暇時，還望你常常投稿。」

「我在各地寄給你的風景畫片諒已收到吧！你讀這封信時我怕在下關與大連間的海上了。」

克歐於神戶九月三日

克歐到了海口的連市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她，他希望她能夠到哈市車站的月台上來迎他。

克歐坐在由連港開往哈市的火車裡。車外的景色雖佳，但他無心賞玩。他心裡念念不忘的還是哈市甲公園附近的景色，尤其是夏天的晚景。他很喜歡那兒，去年的夏期中甲公園中沒有一晚

沒有他們倆的足跡。

火車由連港趕到哈市車站時，灼熱的太陽光線之力也漸々地鈍弱了。他跟着卡教授和一班同學從火車箱裡跳出月台上來。

「——我的電報——在連港打給她的電報——她該收到了吧。怎麼不見她來呢？」克歐還沒有下車前，站在車箱門首就不住地向月台上東張西望。他望了一會很失望地跳了下來。月台上擁擠着不少的人，但他終沒有發見有個像她的面影的人。

「——也好，她還是不來的好。她真的來了時，他們又要當作件新聞去謗評了。她的信裡不是說，我一到哈市就要趕快去看她麼。那麼她是不來了。」克歐雖然這樣辯解似的在安慰自己，但他總感着點輕微的失望。

他的同學們，有的已回家去，有的跟卡教授回校去了。克歐在哈市是無家可歸的，但他也不忙着回學校去。他就在車站附近的旅館名叫濱江酒店的三樓上開了一間靠着江岸一房子。

吃過了晚飯，克歐就想到苦莉家裡去，但他想了一想，晚間去看她是不很方便，因為那時候她的丈夫是在家的。

克歐再深想一回，覺得自己未免有點矛盾。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對苦莉的心是很潔白的麼，何以又怕見她的丈夫呢？每念及她時，何以心臟又不住地在躍動呢？

「——還是明天去看她吧。九點多鐘，她的丈夫是到公司裡去了的。」克歐這麼想了後，又覺得自己太卑怯了，他暗々地感着一種羞恥。

季節雖到了秋天，但哈市的氣候還是很鬱熱的。他坐在旅館的房子裏不住地從茶壺裏倒茶出來喝，喝了一杯又一杯，一面喝一面呆想。

他到後來才覺得肚皮有點膨脹了，他就向一張藤床上面倒下去。樓外江面的天色由薄灰轉成漆黑了。由天花板正中吊下來的一個電燈忽然的向四圍輻射出無數的銀日色的光線。

下到二樓去的扶梯上像不住地有人在上下。樓下和隔壁旅館不時有麻雀的轟响吹送過來。三

樓上比較的寂靜，但相隣的幾間客室裡不時有低音的私語，或高音的哄笑。此外還聽得見的是不知由誰家酒樓吹送過來的女性的歌聲和胡絃的哀音。半個月間在旅途中精神和體力都疑倦極了的克歐早就想睡的，現在他的視官和聽官又受了不少的刺激，再難睡下去了。

「——看她去吧，還早呢！表兄在家時怎麼樣呢？不，該去會他的。就和他們夫妻倆談吧！不，我總不情願見他，乘丈夫的不在常去訪他的妻的我未免太卑劣了吧！……可惜了，今天的火車遲了兩個鐘頭！早兩個時辰趕到來時，還趕得及去看她的。」克歐癡望着在熱烈地輻射的電燈和燒着燈光飛動着的一群飛蛾。

外面敲門的音響把他由癡夢中驚醒過來。他站了起來，開了房門。

「你是不是謝克歐先生？」茶房很率直地問他。

「是的！有什麼事？」克歐的反問。

「甲公園白公館有電話來，要你去接電話。」

他聽見甲公園三個字，心房就激烈地顫動起來。

「——她聽見我回來了，現在打電話來叫我去的。」克歐跟着茶房走下二樓到電話室裡來。

他一面走一面在唇上浮出一種愉快的微笑。

克殿站在電話機的送話機前，隻手拿着受話機。

「你是那一個？……你是阿蘭？……病了？什麼病？腸加答兒？好了些麼？……是的！是的！我早就來。」

克殿才把受話機放下來，忽想到忘記問阿蘭，苔莉病了多久了。他忙翻轉身再接電話機，叫了幾聲，那邊早沒有人回答了。

三

這晚上，克歐在濱江酒店的三樓上整晚沒有睡着。他翻來覆去都是思念她的事，思念她的病，思念他認識她的經過。

白國淳的母親和謝克歐的父親算是同祖父母的嫡堂兄妹。他們的原籍是離哈市數千里的濟南。白國淳的父親在哈市有生意，國淳是在哈市生長的，與其說是山東人，寧可說是哈市人。

國淳的父親雖在哈市做生意，但他的愛鄉心却很強，他在哈市賺來的錢十中七八都寄回故鄉去買田和建築房屋。國淳在哈市的法政專門學校第二年級的那年秋，他的父親一病死了。這時候克歐才從鄉間出來，在一間高級中學校裡補習。克歐認識苔莉也是在這時候。

國淳的父親死後，國淳就廢了學。他對他父親遺下來的生意完全摸不到頭緒。祇半年間就給夥計們吃蝕完了，生意就倒閉了。國淳所得的遺產只有銀行裡存的六七千塊錢。

國淳替他的父親治喪時，克歐因親戚的關係，跑過來替他的表兄招呼一切。因為在哈市的親屬實在沒有幾個人。

苔莉是國淳在法政學校時代娶的一個很時髦的女學生——高談文藝和戀愛的女學生。他們是自由結婚的，沒有得白翁的許可。所以結婚後國淳在甲公園附近租了一家小房子安置她，不敢帶回來家裡住。

國淳向苔莉介紹克歐時，笑着說：

「這就是新進作家謝克歐——你所崇拜的作家。」

「你就是『淪落』的作者？」還這樣年輕的——誰都不相信吧。」她臉紅紅地向克歐笑了一笑。「是不是？」她再翻向她的丈夫問。

克歐祇臉紅的望了望苔莉，沒有話說。他祇注意着她的高高地突起的腹部。

黛色的修眉，巨黑的瞳子，蘋果色的雙頰，有曲線美的紅唇，石榴子般的牙齒及厚長的漆髮，沒有一件沒有一種特別的風韻。若勉強地把她的缺點指摘出來，就是身材太矮小和上列的門齒有點兒微向外露。

「她是個小說狂。」國淳笑着告訴克歐。「你要研究文藝最好請他教你。」國淳笑着向她說。

「是的，我以後要慢慢地向謝叔請教呢！」苔莉也笑了，很自然的向克歐的一笑。

「——像這樣的美人是不應當產生小孩子的。」克歐自認識了苔莉之後，覺得他的表兄是沒有資格享受她的。他想她大概還沒有知道她的丈夫的祕密吧。

國淳因為清理故鄉的產業——牧田穀和店租——每年冬夏兩季要回到故鄉去。在鄉裡勾留三個星期或一個月才回來。

四

去年的暑期中，國淳循例回故鄉去了。在這假期中克歐差不多天天都到苔莉家裡來。在這時候苔莉的霞兒已滿週歲了。

一天晚上克歐吃過了晚飯又散步到苔莉家裡來了。他走進來時看見苔莉和一個克歐從未見過的比苔莉還要年輕的女子對坐着在吃飯，他覺得這個女子比苔莉還美些，第一她的肌色比苔莉的潔白些，身材雖然矮小，但比生育過來的苔莉富有脂肪分。

「歐叔々，我們可以安心到戲院去看映戲去了，我僱了這麼年輕的媽子來看守房子。一定靠得住的了。」苔莉接着克歐就笑說起來。

那個女子還沒聽完苔莉說的話就嗤的笑出來了。由她這一笑，他認識她是苔莉的妹子了，因為她笑時和苔莉笑時是一樣的嬌媚。

「你的老媽子退了麼？」

「偷米，今天給我看見了，把她退了。」

「你這位令妹叫什麼名？」克歐笑着問苔莉，一面走過來看睡在搖床裡的霞兒。

「難告訴你說是我的妹子！你猜錯了喲！」苔莉快要把口裡的飯吐出來了，忙把簾子放下。那個女子也像很喜歡笑，現在她也在笑出聲來了。

「是苔芸？苔蘭？」克歐再緊追着問。

「啊呀！不得了！連苔芸，苔蘭的名字他都曉得。」她們再哄笑起來。

「你自己告訴我的，你又忘記了你的說過的話了。」

苔莉早就告訴過克歐，她的父母的家計不很好，她有姊妹三人，沒有兄弟，她居長，在女子中學讀了兩年就退了學。第二個名叫苔蘭，由高等小學出來就不再升學了，在一個女裁縫家裡習裁縫。祇有第三的苔芸現在進了女子師範第一年級。

苔蘭是她姊姊叫了來的。此後打算長住在她家裡，日間習裁縫去，下午三點多鐘就回來。苔莉家裡不想再僱用媽子了。

等到他們吃完了飯，霞兒也醒來了。克歐就邀她們同到甲公園裡去乘涼。

「等一刻，週身都是汗了，不單背部，連腿部……你看！」她笑着略把她的右腿提攜叫克歐

看。果然在湖水色紗褲子的上半部滲印了幾處汗濕。「等我進去換換衣服，你替我看看小孩子，要替她搨。」苔莉一面說一面把一把棕櫚葉扇子給克歐。

「——她的舉動，她的說話，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這樣不客氣的。」克歐想若不是他時，定會錯猜她是對他的暗示了。

過了一刻，苔莉換上了一件淡綠的紗裙子，套了一件黑紗裙，電光透過她的紗衣，裡面的粉紅色的緊身背心隱約看得見。走近前來就是一陣香粉的香氣。他覺得她的裝扮是帶有幾分官能的誘惑性。

「快走，快走。快走出吹吹風！再站在這裡頭又要流汗水的。」她一面說一面把霞兒抱起來。

「她不去麼？」克歐看着苔蘭問她的姊妹。

「今天輪她看守房子，明天輪我看守房子，明天就讓她伴你去逛公園，看映戲，到什麼地方去都使得。」苔莉笑着說，說得她的妹々臉紅々的低下頭去笑。克歐也跟着笑笑起來，克歐有點懷疑苔莉是種醋意的說笑。

克歐跟着苔莉由她家裡走出來。

「熱，真熱！」苔莉抱着霞兒一面走一面呼熱。祇轉了三兩個灣，過了幾條小巷，就走到了公園門首來了。

他們還是到他們所常來的一個茶室裡來。在這茶室裡他們揀了一個比較僻靜的南向的座位，兩個人在一樣小圓桌的兩面對坐下來，吃汽水，吃冰琪冷。

他們來的時候客還少些，等到他們坐了半點多鐘，客漸漸的多了。他們見茶室裏的人數漸多了，就叫跑堂的清了賬，兩個人出來在公園裡並着肩找比較幽秀地方去散步。

在公園裡的花徑上，在葡萄架下，在清水池畔也遇着幾對的男男女女。

「走累了，我們在這裡歇歇吧！」他們走到池畔小山上的六角茅亭中來了。亭裏有個圓形石桌和幾張石條橙。這時候抱霞兒的不是苔利而是克歐了。

「你多抱她，她不久就會叫你做爸爸的。」苔莉在一張石橙上坐下來笑向克歐說。

「叫不叫爸爸不要緊，但霞兒幫助了我們不少。抱着小孩子出來，他們就不很注意我們了」

「爲什麼？」

「要問你了。」克歐此時祇能一笑了。

「他們猜你是霞兒的爸爸？」

「……………」克歐覺得自己的雙頰有些發熱。幸得亭子裡的電燈光暗々，沒有給苔莉看見。

「是的，歐叔叔，你怎麼還不結婚？」

「學生時代能够結婚麼？並且也還沒有發見可以和我結婚的人。」

「你不着手找，那就永不會發見你的理想的女性。」

「……………」克歐祇含笑不答。

「聽說做小說家都是多妻主義者。你雖沒有結婚，可是你恐怕在中活躍吧！」

「——你的丈夫才是多妻主義者呢！」克歐心裏覺得好笑，同時又覺得苔莉可憐。因為苔莉像不知道她的丈夫的祕密，還當自己是個有家庭幸福者。

「你真的還沒有和誰戀愛過？」苔莉再笑着問克歐。

「這時候還談不到這些事。」克歐祇搖々頭。

「我替你做個媒好麼？」

「是那個？」

「呵啦，你還是想有個女性。真的，上了二十歲的男子也和女人一樣吧，沒有不渴想異性的吧。」苔莉在狂笑。

「祇問一問，怎麼就說是渴想呢？」克歐苦笑着說。

無邪的苔莉說的話都是這樣不客氣的。克歐就很想說。

「就現在的我說，相知最久的只有你苔莉一個人。」但他終不敢說出口，他怕說出來引起了她的輕視。

「我們回去吧。夜深了。等到警察來干涉，說我們是密會的野鴛鴦時就不妙了。」苔莉又狂笑。

「有霞兒替我們作證。」克歐也笑着說。

「莫太高興了。附近的警察有認得霞兒的爸爸的喲。」苔莉這麼一說，克歐更覺得雙頰發熱得厲害。

「所以我說她可以證明我們是乘涼來的。」

「你真辯得巧。算了，你把霞兒抱過來。」苔莉站起來了。克歐抱着霞兒走近她。一陣有刺